

俠女奴



俠
女
奴

俠女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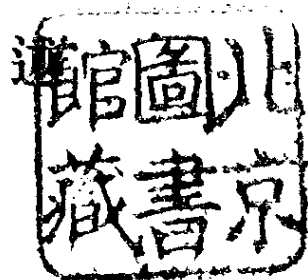
會稽 萍雲 譯

常熟 初我潤 辭

有曼綺那 Morgiana 者。波斯之一女奴也。機警有急智。其主人偶入盜穴為所殺。盜復迹至其家。曼綺那以計悉殲之。其英勇之氣。頗與中國紅線女俠類。沈沈奴隸海。乃有此奇物。亟從歐文遜譯之。以告世之奴骨天
成者。

前十世紀之時。波斯某街有兄弟二人。一名慨星。Cassim 一名埃梨酷伯。Alibaga 其父在時。家僅小康。死後平分以給二人。其所得產業各相等。析居而處。尚可拮据以度日。及後景遇不同。而二人生計上之狀態。遂亦各異。

466001



慨星娶一少婦。當未結婚之前。爲一富賈之繼女。承襲其產。有土地上之不動產甚多。且有倉庫一所。滿貯商品。其值不貲。及歸。慨携之與俱。慨星以妻之花蔭。一洗昔日窮愁之景況。突然一躍而爲富家兒。財名甲於一鎮。

埃梨則不然。其妻之境遇。不能少優於彼。一家聚居一破屋中。家無長物。惟藉營業所得。以養贍其妻子。日至鄰近叢林中伐木爲薪。以三驢負之。售於市場以爲常。

一日埃梨至林中采薪。日已旁午。所得頗多。三驢之載已滿。方將驅驢就歸路。就食於家。忽舉首見前山塵埃障天。如半天濃密亂雲。蓬蓬然直薄霄漢。細察其起處。自右方向之地而前進。其勢甚疾。如暴風雲。

埃梨甚駭。注目凝視。煙塵歷亂之中。有多數人隊。據馬背而疾馳。此地固久不聞有盜害。然見此情狀。不能無疑。此時埃梨不暇顧及其驢。攀登一大樹。

以自匿。樹乃生於一峻峭之岩石上。石之高過於樹。頗險阻。不易上。樹枝去地不及數尺。而綠陰濃密。蔓延四垂。恍如一座之碧幔。埃踞其中。頗安適。人不能窺見。已而已。可探視其外之動靜。

埃梨方登樹。此跨馬之羣亦風馳電掣而俱至。剎那間已漸近岩下。視其狀貌。皆壯健而獍武。且善騎。數之得四十人。覩其裝束形式。其爲盜確然無疑。因思前此推測之不謬。蓋彼等實爲一羣之盜。惟其組織之方法不施掠奪於鄰近之村落。由遠處劫得財帛。而僅以此處爲集合所。故人皆不知盜旣駐馬。各下騎。去其絡。并緬於背間之袋。其中似滿實以粟類。併各携其旅行之革鞞。其量似甚沈重者。埃梨自思此革鞞中必爲金貨無疑也。

衆盜繫馬於小樹。盜魁乃取革鞞置於肩。負之爲諸人導。取徑於灌木叢莽中。直行至峭壁下。撥荆棘得一戶。向之大聲而呼曰「西剎姆」（意譯爲胡麻）

啓戶』……語未竟石壁之門呀然而啓於是各人皆魚貫而入門亦砰然遂闖其處與埃梨所匿之樹距離不遠盜魁之語埃梨聞之極清晰心竊誌之盜入穴良久不出埃梨伏樹上不敢下因恐一離其所處之地而他逸或爲彼所見故忍耐以俟其離去未幾門復啓衆盜俱出相率加馬之轡首且繫其革囊盜魁乃復呼曰『西剎姆閉戶』門即閉於是跨馬俱去

埃梨見盜已去不敢遽下懼彼或有遺忘物而復返及其行已遠竭目力之所及不復見一點之人影空山寂寂四顧無人乃逡巡下樹忽憶及盜魁之口號知『西剎姆』一語爲其啓戶之機關不覺陡然激起好奇心思做其音入穴一窮其境於是乃披草而至其門大呼如盜魁聲門果闢如前

埃梨入門初以爲其內不過一黑暗陰晦之地穴及漸進則見一拱狀之窰室係鑿岩石爲之高一人有半岩頂開一孔以受光線廣大而光明埃不勝

驚訝。復細視其中。無物不備。糧食山積。金銀之貨幣。堆累於地。若小阜然。并有皮袋。纍纍滿貯。一種之小金錢。名西坤者。四壁之隅。疊置多細之美。好商。品。其外復有生絲之織物。及貴重之罽毯。并花緞錦繡。絢帛之屬。不可勝計。其中積蓄。殆足支數世紀之用。若衆盜以此處爲隱避之所。以一丸泥封穴。口閉關自守。不求取於人。如是亦足以供給四十人一生之用。而有餘。埃梨入此富麗之窟室。恍游天上。徬徨良久。莫知所爲。旣而思得一法。乃取一袋實以金貨。而不取其銀。竭其力之所能運之。出穴往復數次。所得已甚多。出尋其驢。則迷道不返。埃梨一一引之。歸至穴口。以袋置其背。復以所采之薪覆之。不使袋有少露。以避人耳目。諸事已畢。乃復呼如前門。即閉。遂驅驢疾行。取道歸鎮。埃梨旣至其家。推戶而入。引驢至一小天井中。鄭重着意。而閉其戶。遂取去覆袋之薪。而携其袋至內室。置於其妻之前。

其妻方倚睡椅而坐。見此袋不知何物。起視之。見纍纍皆金錢。心疑其夫竊諸他人者。不勝驚異之色。曰：埃梨此何來者？予思汝必……埃梨不俟其言。竟即慰之曰：勿恐。予之愛妻乎。汝勿疑訝。予不爲盜。此物乃取之於盜者。汝當去其疑慮。予將告汝以予之奇遇。言畢。傾出袋中之金錢。如一小山。光焰奪目。目光爲眩。埃梨乃坐而爲其妻述冒險之始末。

其妻覩此多金。且聞埃梨之語。驚懼之心盡滅。不覺歡喜無量。不知所爲。乃取金錢一一數之。埃梨見之。笑曰：汝何愚也。真可謂貪兒暴富者矣。予將掘地爲坎而埋之。則永遠可不失數之。何爲其妻曰：然。然。予欲知其約數。汝先掘坎。予將借升於鄰家以量之。埃梨曰：汝欲何爲此無益之事也。汝幸聽予之言。雖然。汝必欲量之。亦無不可。惟當切憶勿洩此秘密事。

其妻如教。徑至慨星之家。二人雖析居。然相隔不遠。斯時。慨星方外出。埃梨

之妻因向其娼乞借升一用。其娼諾之。入室取量。惟素知埃梨貧困。今其妻忽需穀量。殆將以量粟心。以爲異。因於升底塗以獸脂。俾還時可以察其曾量何物。諸事已竟。乃以升與埃梨之妻。并謝使之。久待之罪。

埃梨之妻持升至。置於金側。滿入以金錢。復傾於睡椅。如是良久。金已量竟。爾時埃梨坎亦掘成。掩埋畢。其妻告以金貨之約數。互相慶幸而已。則復至慨星家。還量於娼。且謝其相假而歸。

當埃梨之妻還量之時。匆遽不暇細視。遂致升底有金錢一枚。爲獸脂所粘。附着其上。其娼受而視之。見金錢大訝。自語曰。此何故！埃梨乃量其金貨。此困苦者。從何處得此多金。實令予不解。言次。倚於臥椅。一種妬嫉憤懣之神情。不覺現於詞色。

慨星每日必至工場及店舖。經理商務。薄暮始歸。以爲常。是日歸。少晚。其妻

待之恍若一小年之久。少頃慨自外至。其妻一見即語之曰：「慨星，汝自思汝可爲鉅富乎？然汝弟埃梨之富百倍於汝，彼不若汝之數金錢，彼乃以穀量量之。慨星聞此隱語，茫然不解，詰問其故。其妻乃爲之解說，告以始末，并自述其發見此事之詭計，而示以粘着於升底之金錢。」

慨星視之，則乃古昔之金幣，上鐫古代帝王之名號，殆西坤之類。不覺對之豔羨，不以爲埃梨得此可以救其窮困。爲埃梨喜而惟覺歆羨妒忌之念，交戰於胸中。終此長夜，未曾交睫。次日黎明，日未出之先，即起往扣埃梨之門。爾時慨星之心，惟注意於金錢，不復待埃梨以兄弟之道。至即呼其名厲聲而言曰：「埃梨，汝作事胡如是詭秘？汝詭爲窮愁落魄之態，敝衣惡食如乞丐，而汝乃量汝之金貨。埃梨聞之愕然，有間曰：「長兄，予甚不解汝所言之意旨，望勿爲此謎語而解說之。」慨星以暴怒之音答之曰：「咄，汝欺何人，尙詭爲不。」

解耶。因以其妻所尋得之金錢示之。且曰：此量底之金貨何來者？汝實告予。埃梨聞此言，知此結果原因於其妻之偏執，思飾詞以彌補之。然事已發露，終覺無良策可以掩飾，不得已，因直陳顛末，不少露驚懼煩惱之狀，而告以偶然得入盜穴，得此一袋之金，且指其所在，許以財富共之，并囑秘其事。慨星乃以倨傲之容而言曰：是果汝兄之所確望然？予欲知此財物所藏之精確場所，有何符號以爲指導？汝應告予。如是則予可以自往，不然汝拒絕予之命令，則予將告發汝於警察署。爾後汝非但不再有所得，即汝所已得之物亦將因予告發而歸於予。

埃梨爲此凶暴之兄所脅，其心已怯。經此逼迫威嚇，不得不盡吐其實。告以彼所要求之各款及出入之機關與口號，慨星覺其言皆實，無復可以進詰之事，遂舍之而歸。而思運金之策，懸想將來躊躇滿志，妄念憧憧，往來胸際。

不覺欣喜欲狂。預爲次日之準備。而更漏遲遲。長夜不旦。通宵徬徨。不能成寐。佇俟東方希微。未黎明。即起擇壯健十騾。負以大筐。驅之行。俾得暢所欲。得滿載而歸。且爲二次遠征計。當盡其力之所及。以運穴中之積蓄。

慨星驅騾向埃梨。所指示之路。而前。不久。即至岩下。見一大樹。大可蔽牛。竊念是殆即埃梨藏匿之處矣。因復撥荆榛。進行。則地穴之戶。已朗然在目。慨星趨近之。乃如埃梨之教呼。曰『西剡姆啓戶』。戶果闢。遂入之。戶亦隨閉。慨星旣進窟室。覺其中之富麗。莫可言狀。目中所見。無非金玉錦繡。歷觀各物。目眩神迷。真如行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埃梨所言。尙不足盡其萬一。歎觀止矣。歎美良久。乃取革囊數只。擇最貴重之物品入之。攜至穴口。將盡十騾所能負。運之歸家。斯時其心中快樂。無量。神魂飛越。而忘其最要之口號。不曰『西剡姆』而誤呼曰『伯累』(意即大麥)啓戶。彼蓋錯記一種之穀。

名以大麥爲胡麻也呼之良久而門堅閉如故

慨星見門閉不得出大駭懼竭力思索此啓戶之口號而遇此危險之事憂懼交并記憶力頓失其用雖絞盡腦汁其腦中終無有此『西剎姆』之一字一似當時未嘗聞之者蓋彼實僅一貪婪之暴徒無冒險之性質無應變之急智心爲形役遂不惜生命而爲此今戶旣閉祇能付之無可如何因置袋於穴口而已則繞穴而走終無策以出戶

日將午衆盜皆返行漸近忽見有騾負大筐鵠立於岩石之下皆甚訝異因即疾馳而前逐去此十騾慨星繫騾時本匆匆未盡絆一逐即俱散竄林中衆盜旣逐去十騾其主要之目的即在根求主有此騾之人羣議須大索穴中於是盜魁即把劍爲導啓戶而入

慨星在窖室內遙聞馬蹄蹴踏之聲自遠而近知必爲衆盜已返無疑自思

終不能免。竭力欲得一良法。俾得脫此危險。因匿於門後。思乘戶啓而逸。未幾彼所百思不得之「西剡姆」一字條。已發聲石壁之戶。大闢乃疾奔而出。以至猛之力。掠倒盜魁仆於地方。圖他竄而羣盜之刃。已交於胸。遂被殺於階下。

盜既殺慨星。安然入戶。見一滿貯金銀之袋。倚於戶側。即伊所欲攜以去者。乃復挈之入。安置於舊處。然匆促間。竟不及察埃黎之已運去者。

衆盜勘考此事。而相評議。知慨星必初次入穴。不得出而被殺。但其以何方。法而得入此門。則此問題終不能解決。此容受光線之石孔。如是其高岩石之絕頂。又犖犖而難攀。登且其所用之規則。亦無與人以可根究之痕迹。覺此事真如天上飛來。出人意外。而不疑及彼之入戶。或由於仿行竊聞之口號。因彼等深以此秘語爲十分機密。而必無失故。雖研究再三。終不料及有

爲埃黎偵知而仿行之奇事

伊等遇此不意之異事。心滋疑懼。念此後將不能永遠保有此財帛。必將爲人竊盡而後止。因協議將慨星之尸分爲四片投於穴內。近門之處分置兩旁。以恐嚇大膽之人。有仿之而爲此危險事業者。且決議此數日間暫爲漂泊生涯。俟此死體之惡臭發盡而後再歸。遂封閉此穴。騎馬俱去。而時以旅隊游行於左近之地。以偵此事。且亦可乘此好機以演習伊等劫掠之慣熟伎倆。

爾時慨星之妻獨處於家。見時已薄暮。而其夫尙不歸。心甚恐怖。乃往見埃黎。似不勝警急者。急語之曰。埃黎。予深信汝。汝引汝兄至林斷。不爲無見。然以何故彼尙未返。暝色漸迫。吾恐彼有不意之變。埃黎答曰。否。彼必無不期之厄。集其身可無過慮。或彼故爲慎重。俟日入始還。以免惹人耳目。亦未可。

知。慨。妻。聞。此。語。頗。中。理。遂。亦。不。復。疑。慮。坦。然。歸。家。思。此。事。之。利。害。頗。鉅。慨。之。鄭。重。乃。爾。亦。固。其。所。既。歸。家。乃。忍。耐。以。俟。直。至。夜。半。月。黑。星。沉。殘。燈。慘。淡。然。終。無。消。息。忽。憶。及。鄰。近。之。地。無。可。隱。匿。之。所。慨。將。何。以。自。衛。言。念。及。此。不。覺。憂。懼。交。集。草。木。皆。兵。呼。籟。無。門。涕。泣。何。濟。惟。是。自。怨。自。艾。深。悔。恨。已。之。貪。婪。爲。妬。羨。心。所。煽。動。而。致。釀。此。悲。慘。之。境。界。回。腸。九。曲。徒。喚。奈。何。通。宵。跼。踖。以。淚。洗。面。迨。天。方。黎。明。即。趨。往。埃。黎。之。家。而。告。警。且。求。援。

埃。梨。不。俟。其。嫂。之。懇。乞。即。立。時。許。可。往。尋。其。兄。因。驅。已。之。三。驢。而。向。林。中。進。發。及。至。岩。下。則。惟。見。碧。血。殷。於。草。際。階。石。尙。濡。而。不。見。其。兄。與。其。十。騾。之。隻。影。心。大。鶻。突。知。非。佳。兆。呼。門。而。入。則。慨。星。之。尸。赫。然。陳。於。戶。左。不。覺。戰。慄。卻。步。膚。粟。股。慄。然。終。以。同。氣。之。感。自。思。當。盡。此。最。後。之。義。務。於。是。不。復。躊。躇。於。穴。中。取。二。匣。以。裝。此。支。解。之。碎。肢。體。如。二。小。包。狀。令。一。驢。負。之。遮。以。柴。薪。復。

速運金貨兩袋。分載二驢背上。一如前次所爲。既畢。閉門而去。惟鑒於其兄之覆轍。不敢即歸。乃爲預防之策。入林木深處自匿。待日入。始驅驢取路而歸鎮。

既至家。即驅二驢入門。命卸其荷物。略述慨星之事。即引此負戶之驢。往見其嫂。叩門而入。應門者爲一女奴。名曼綺。那其爲人。機警有智。富於進取。力能從事於至困難之冒險事業。而終達其目的。以此故。其品性非常人所能及。平日亦素爲埃黎所器重。

迨入門。至庭中。埃黎取去覆匣之柴。置二匣於地。指之謂曼綺。那曰。此匣內乃汝主人之遺體。予有要事。汝爲予達之。言次。曼爲導進至內室。慨星之妻見之。自臥椅感然而起。以至急迫之音。問曰。埃黎汝良勞苦。尋汝兄之消息。竟何若。彼竟何如。噫。予觀汝面色。殆必已絕望。埃黎曰。汝言予實不知所對。

幸少鎮靜。聽予之述此事。而勿中斷予之談話。因詳述顛末。自出發以至發見尸體。述畢。復言曰。予思此悲慘事實。出於不意。然已過去。如已逝之水。不復可挽。而禍患之來。方將未已。予等瘞此尸體。當加謹慎。一如死於天然之病者。勿與人以疑竇。予思此事。惟曼綺那能任之。予亦就力之所及。以相助。既復建議同居之利便。而陳分立之不可。因同居則非但患難可以相顧。且亦可以慰離索之感。慨星之妻。念慨已死。此間之富有。已不啻薤露。而埃黎之家。則如日方中。日進未已。且轉輸所有。不憂匱乏。輾轉思索。覺莫妙於准此義案。因不復猶豫。而即許可。

埃梨乃辭別。驅驢歸家。而獎勵曼綺那使之任所託之事。時已將昏黑。曼急攜數金而出。至隣近之藥鋪。叩其戶。而向之乞治危疾之一種錠劑。調劑師乃與以藥。如其納付之金資。且問以病者爲伊主人眷屬。

中之何人。曼太息曰。嘻。病者即我主人。慨星也。伊不能語。又不能飲食。無人知其爲何疾。察其狀。恐殆將不起矣。

翌朝復至藥舖。即淚承於睫。來求買一種之『安筮思』。此劑之性。係專用之於危險極端。已將絕望之病夫。而暫爲孤注之一擲者。〔殆參苓之類〕。方其接自醫師之手。面上若不勝悲戚之狀。而言曰。此藥之效能未知。若何吾恐未能勝於錠劑。噫。如是則終將無補。予將失吾之良主人矣。

爾時鄰近之人。皆已知慨星病且殆。是日日間。頻見埃黎夫婦往來其家。迨入夜。聞其妻與曼綺那之哭聲。知慨已死人。無以爲異者。

次日清晨。日尙未出。曼綺那早起。經營各事。諗知村尾有一老人。名麥斯塔夫。以補靴爲業。設肆於鎮。有年。其爲人誠朴而良善。且其每日開舖。亦較他家爲早。於是往尋之。至則門已早啓。入門以金錢一枚。置其手中。方有所言。

麥視之。即言曰。汝爲此何意。曼綺那曰。予有求於汝。欲汝隨予往縫紉一物。但必須以布帶紉。汝曰。如是則予方可引汝至某處。麥聞言有難色。旣而曰。呵呵。汝所言予知之矣。汝殆欲予爲一違心之事。如是則必有關於予之良知與節操。曼復以一金置其手曰。上帝鑒之。予乞汝所作之事實無污汝之高節。第隨予往。請無恐。

麥如其教。出門至一處。以一手巾縛腦際。遮其雙目。始引導之。至慨星家。旣入室。先移置此四塊之尸。湊成之。乃去其遮目之巾。謂之曰。予引汝至此。欲汝爲我將此碎片。綴合爲一。在汝所失之時無幾。且若縫就。予將復酬汝以一金。

麥如言。少頃工已畢。曼乃復以巾裹其首。引之至原處。如約與以金錢一枚。且囑以勿洩此秘密事。始令之去。繼復竭其視力。迨見其歸。鋪始回。因恐彼

以此奇異而返詰。或致露踪跡也。

曼綺那方回。埃黎亦至。乃取溫水濯慨星之尸。又以香薰之。纏以屍布。一切悉照通常之儀式。斯時埃黎已命工人數人。舁棺而至。曼令置之戶外。如數償以報酬而遣去之。已與埃黎合力放屍入棺內。加蓋釘固。然後乃至墨斯克（回教徒之禮拜堂）布告此事。且告以葬儀之已預備。墨斯克中之教徒。其行業在爲死者洗濯尸體。斯時即欲往而盡其職務。但伊則告之以諸事俱備。且已完畢。

遂即舉行葬式。少頃。墨斯克之祭司及僧侶已至。四鄰人荷棺於肩。前行以至葬地。祭司隨之口誦禱詞。爲死者懺悔。曼綺那從其後。涕泣而送葬。埃黎則與鄰人之來送者。行列而誦經。

慨星之妻留於家中。與三五鄰婦相向而哭。是蓋彼時之習俗。使然。遂致哭

聲不絕。一室中皆充滿此悲哀之聲音。

葬式已畢。慨星之末路如是。然人終無知顛末者。越三四日。埃黎乃於夜中。暗運其家之動產。至慨星之家。如金帛類之得之盜穴者。不數日已畢。遂宣告同居棄其昔日之破屋。而遷居於美宅。牛馬滿野。金玉盈籬。埃黎此後遂享受此順遂生涯矣。

當埃黎經營遷居之時。羣盜前所議定旅行之日期已滿。而相率皆歸。逮入戶。不覺愕然。相顧訝異。不可名狀。視解支之戶。已不知何往。而穴中之積貯。則又顯然大加減少。盜魁乃曰。予思此事甚不妙。如予等此後尚不思一良法。以挽回則患更無所底止。吾等歷盡艱辛所得之財物。將拱手以入他人之囊中矣。予勸察此事。思彼等入穴必已得吾儕之秘訣。而仿行。且知此法者。當不止一二人。試觀尸體已移。財帛日減。是其確證。此數人中已殺其一。

其餘者予等亦必不能舍之予之諸壯士汝意云何與予有同情否其徒黨聞此議覺甚當而合於理全羣悉以爲是無異言者因決定此數日間當於全力從事於此而暫停止別種運動之事業

議既決盜魁復曰予甚感謝諸君以諸君之勇力必能成就此事今先辦起始之事需一膽敢豪勇之人易名入城以作偵探易旅人或閒漢之衣裝用種種手段以偵察各事其主要之目的則在訪有無被殺而死之人於通常談話間而詳探其爲如何人并其居址則予等方可以行事但此事甚危險非精細者莫辦倘或敗露實有關於吾全羣之存亡未知吾儕中有誰堪任此者

斯時即有一盜出而言曰某不才願當斯任當不致憤事有負委訖即不然使事不成失予生命爲全羣謀利益而死死有餘榮也盜魁獎勵之且告以

機密。迨入夜。遂遣之行。乃僞爲行人。乘天未明時。即入城。行至市場。則人聲寂寂。尙無行道者。忽見左側有一小店戶。已大啓。盜遂就之。斯蓋即麥斯塔夫之居也。

麥坐於一斗椅。右手持一突錐。方將作工。盜近之。與行早禮。見其已老邁。因謂之曰。翁起何早。天未明。即工作。年高如此。安得有此眼力。而從事縫紉。予思日間當可爲此。此時尙早。恐未能瞭然。

麥聞言。搖首曰。否。汝不知我。我雖老。然眼力尙佳。我尙憶數日前有人招我。至一處縫合一破碎之死屍。其時天始破曉。昏暗等於此刻。顧我尙能爲之。曰。死體曰縫合。此奇異之語。入盜之耳。心怦然動。自思此與所探事似甚有關係。或可藉此而得踪跡。因故爲詫容。曰。死體！何謂汝何時縫一死體。予思汝必謬誤。或汝爲人縫一死者之纏布。因而誤記。麥曰。否。否。予記之甚清。

此事誠異如汝欲知其原委。然汝勿得多言盜聞言急以一金置几上曰。汝幸告予予當如教不洩露於外人此微物聊以酬相告者之高誼或令予知其處則更幸甚。

麥聞言愕然曰承君厚賜然予實無以答君命言次舉手作還金狀復續言曰實告汝當前日去時彼曾引余至一處以巾蒙我眼乃導之至其家及予作工畢復如是送予歸予雖往返二次而一無見聞故不能以實告深負君意盜曰雖然但汝即蒙眼而行而路之曲折及方向當尙能記憶其彷彿翁幸從予當仍以帛蒙汝眼偕予往循前日所由之路屈云屈止云止一惟汝心內記憶以爲主如是則汝不啻告予以昔日之情事而得達此目的且汝身少勞苦而報償亦不薄矣此又一金也聊酬高義速偕予往惟翁之惠言訖乃復以一枚金錢置其掌中。

此兩枚之金錢在麥手中古色陸離直觸眼簾不覺心爲之動注視躊躇良久良久不發一語一似意不能決者至終則自懷中取夾袋納入之顧謂盜曰我業告汝知之不詳即使予往所得恐亦不能如汝之望也惟當日出門時之事予尙記憶之餘則忘矣去去！我行將爲汝思索之

盜意得甚挈麥匆匆出不及閉戶而行至一處曰此其地矣即彼蒙我目之處也盜乃出帛一方紉其額上傍之行彳亍於路上或引之或隨之行行重行行躑躅良久麥忽霍然止嘆喏言曰予思當日所行似不至更遠於此盜聞言亦止游目四矚噫此何地則此渠渠夏屋在於道左者正昔日慨星之舊廬而今日埃黎之新構也

盜乃自衣袋中取所儲之聖筆疾行至門前作一標識於其上乃取去麥蒙目之物詢其爲何人之居麥則以己不居此村莫知爲誰氏盜知麥所知者

已盡此。無可進詰。遂遣之返店而已。則徑回林中。以報告此事於其徒黨。當盜謀離去此村後。一剎那間。曼綺那適以事被遣歸。舉首忽見門上白堊之標識。不覺大詫。自忖曰。此記號爲何意。豈有人不嫌於主人而將施其狡獪歟。抑僅爲兒童遊戲所偶作乎。其將以何法對付之。以抵制此不意之禍害。於是即取堊筆仿其式作記號於上下兩旁之鄰屋與埃黎之居相似者。既畢。乃入室操其業如恆。一若行所無事。不欲以此危險使主人驚擾。以敗乃公事者。

其時盜返故巢。陳其旅行偵探之所獲。盜首獎勵其能。乃復對餘衆而發言曰。火伴。汝等亦知此時機之不可失乎。吾黨須即結束就道。潛行入城。相待於一僻靜之地。以爲聚集之場所。然須離散而行。勿滋人疑惑。予則偕偵獲此消息之伴侶。往訪其屋。既知確實之所在。而後可定進退之策。願諸君鼓

勇氣以謀公益成功在此一舉也。衆盜聞之無不拍手贊成。於是議遂決。即時預備出發。盜等二三爲伍參差而行。游行過市一如常人。無疑者乃相與潛伏所約集合之地以待號令。

盜首則挾諜者。越多數之街市。以至埃黎所居之村。而探訪所標誌之屋。行經第一家。即有曼綺那所仿爲之記號者。盜指之曰。此是也。不意忽一舉首。則見有物朗然入目。蓋其第二家。第三家亦罔不有白堊標門。粉色如新。字形畢肖。一如第一家之所爲。不覺大訝。指問諜者。孰爲所誌。盜諜至是亦迷惑。不知所對。乃復往下視。則第四第五之家亦莫不然。於是實告盜首。并立誓言。謂己所記者實祇一家。且曰。此事實非予之所及。料予不解其何以模擬能如是之酷肖。蓋至此。予亦不能自認。何者爲予之所記矣。

盜首旣以此計畫不成。遂返至盜衆集合之場所。適遇一盜。告之。以此次遠

征之失利。在此費業失時。無所事事。無甯歸休。因命之傳令於衆盜。相與潛自引歸。而至退隱之巢穴。

衆盜既重集於林中。盜首宣告此事。失敗之原因。羣盜莫不慍甚。衆口一詞。謂司其事者。不得辭其咎。宜科以失誤機密重事之罪。遂判定處以死刑。斯蓋雖暴客之舉動。未脫野蠻之習俗。然欲保一羣之安全。與幸福。勢不得不以嚴酷立法。彼有志復仇而事機屢失。一誤再誤。因以償事者。直盜道之不如矣。

處決既畢。乃有一盜忽發奇想。願復任偵探之責。謂彼之秘計。其效果當百倍於前人。盜首許可。彼乃易服入城。一效前法。餽麥斯塔夫。引至其處。而作一紅色小記號於埃黎門上。以爲如是則不易辨認。且紅色黯淡。不若白色之耀目。當不至再受敵人之愚。因自信爲百無一失之良法。遂歸而報命於

其黨。

斯時也。忽有一人。自道旁蹀躞而來。止於門外。噫。此何人。蓋曼綺那。自外方歸。一如前日。方欲舉手推門。而門上之紅色標誌。迄不能避。其明銳之雙瞳。已灼然顯露於眼簾。曼一見。即推知其故。復彷彿其式。作記號於鄰近之戶。如前所爲。而盜不知也。惘惘然歸。自詡其計於衆。以爲此次於數十家之村中。訪埃黎之戶。不難一見。立辨矣。

盜衆信之。意皆得甚。於是整備入城。一如前計。以備實行。平日之計畫。盜首復偕謀者。先往探視。不意及至其處。則所見事。殊不可思議。實無異於前之所遇。盜首恚甚。幾於發狂。而此偕行之盜。諜亦恐怖。驚懼深悲。此一擊。不中不免。與前之諜者。同其結果也。盜衆不得已。乃相率復歸。莫不懊喪失志。而此偵探失事之盜。其受罰。自無待言矣。

盜首乃思出行不利。反喪黨中之二勇士。如是以往。將必無成功之一日。而徒黨且因以減少。可懼孰甚。因思同輩雖富於冒險之精神。而徒勇無成。所謀輒敗。殆如人之臂力。雖強必以元首爲之指揮焉。以是遂決意自任此事。微服潛行。以入城。復以麥斯塔夫之借助。知埃黎之居。但彼不復另立記號。如前二人所爲。惟十分留意其地址。并方向。亦不斤斤注視。而僅於其前周行數過。至心內瞭然。即點首四顧。倏然颺去。

盜首既值得此消息。而返不覺喜形於色。至林中。則其黨已待之於石穴之前。盜首一見。即言曰。火伴。予以半日之旅行。已得達其目的。自今以往。無論何人。皆不能阻予等之報復。予頃已確知此罪人之居址。可即施以掃除。以後予等作事。必如是之嚴密。使無第二人能知予秘事者。而吾等之富有。乃可長保。惟此事志在必成。須以剛強不屈之精神對付之。如一不謹。非但所

事無功。反增禍害。故予等對於此事。不得不商酌盡善而行。予今已籌得一方法。如諸君之策。更有妙於此者。則尤善矣。伊既陳其計。即派衆盜爲數小隊。分遣至鄰近之村鎮。令買騾十九頭。皮製極大之油甕三十八枚。其一滿盛以油。而其餘之三十七甕。則皆空其中。

越二三日。衆盜所購之物。俱已齊備。惟甕之口。甚窄。盜首乃設法擴大之。每一甕中。令一盜入其中。封閉其口。一如貯油之法。而於其旁。畧開小孔。不紐合之。以爲空氣流通之路。得便其呼吸。復於貯油之甕。取油少許。塗抹於各甕之口。不知者視之。以爲此纍纍者。必爲油甕無疑矣。

各事配置已畢。乃取貯盜之甕三十七。并一貯油者。分載於十九騾之背上。盜首則爲之導。僞爲油商之狀。取道入城。預算日入時。當至其處。至則天已昏黑矣。盜首即直詣埃黎之家。以馬鞭搗門。告以失路。且求許其寄宿。是時

埃黎晚餐甫畢，方散步草地上，吸受空氣，聞聲出應門。盜首對之一舉手曰：貴君予適自遠處販油歸，擬明日售之於市，不意至此。已日暮，予不知何處可度夜，因不揣冒昧叩貴君之門乞假一席地，如貴君以予之請求爲無不便於貴君，則假予一宵受惠多矣。

埃黎雖曾在林中窺見盜首之狀貌，且熟聞其聲音，一見當不難即知。然時已昏黑，且斷不料及此時之油商由於盜首之假託，以是無所疑慮，即大開其戶而曰：請以讓其入，并此十九頭負甕之騾使之立於草地而已。則肅客入室，殷勤備至，命其僕名藹代拉者代卸其騾之荷物，置之庭中，驅騾入屋後之阜櫪，飼食之，復呼曼綺那備晚餐一分以供賓客，且又爲之整治客舍，預備牀席，所以待客之道靡不周至。斯時之埃黎正時而酬酢，時而指揮奔走，以盡地主之誼，而豈知此座上不速之客即山中暴客之魁也。

埃黎待客禮數甚周。視一切均整備。乃辭客而去。且謂之曰：簡褻勿罪。如有所需。可以相告。盜首謙謝起。送之出戶。而自至厨下。詭語曼綺。那將至。櫪下視其騾。乞火徑至庭中。扣甕告衆盜。以機密事。每一甕皆輕語之。曰：明日。予當以小石投甕。爲號。汝等聞聲。可即以利刃剖甕。出記之。記之告戒。旣畢。回至客舍。熄燭就枕。惟以要事縈心。恐誤時機。乃和衣而睡。未幾。鼾聲作矣。於時埃黎亦召曼至。語之曰：明日破曉。予即起沐浴。汝爲予尋檢浴巾。預交藹代拉。且爲予煮肉羹一甕。俟予浴後。早膳。汝勿忘也。語畢。亦徑歸臥室。曼不敢忘主人之命。爲之預備浴巾。以與藹代拉。又生火支鍋。爲煮肉羹。卒卒鮮暇。因不復就睡。倚窗而坐。未幾。夜闌燈灺。蓋中之油已涸。尋思室中旣無少許之油。又無蠟燭代之。不覺窘甚。因出房。思取之他處。而重門已閉。藹聞之。問以何爲。告之故。藹曰：此細事耳。何必如是。庭中纍纍之甕。注取少許。

即足用矣。曼聞其言，即携一油注，徑至中庭。乃將近甕旁，忽聞其中有微弱之音發聲曰：『此其時乎！』嘻！此何聲也？蓋甕中之盜聞履聲，橐橐以爲盜首之來，即舉相問：『綠林豪客，真鹵莽哉！』

盜在甕中，語雖甚輕，然夜深人靜，萬籟無聲，且其甕口封皮，當卸裝後，已經盜首撕去，以爲流通空氣之路。坐是二故，故其聲浪傳遞甚速。一種清朗之音，已經入於曼綺那之耳。

咄咄奇事！於油甕中，忽發人聲，他人當之，鮮不驚叫失措者。或因是而驚起，羣盜陡起，不測之禍，無能之人，莫不坐此以致失敗。然曼在當時一聞此聲，並不驚駭，蓋曼之爲人，機警有膽力，與急智，其處事所以較他人占優勝者。正在此等處，伊乍聞之下，心中即了悟其故，自思此中以人代油事，出意外必含有危險殘害之事件，無疑。此時若不思挽救，必將禍及埃黎全家。於是

立定主意不露倉皇之狀。即假爲盜首之音拊甕。答曰：『尙未。』及至次甕。復問如前。曼均以此語答之。至終過三十七甕。而至末貯油之一甕。即由甕中取油貯入。油注中。攜之回厨。下加入燈盞內燃之。又取一大鐵鍋。復出至庭中。滿盛以油。返取火爐一中。燃以木塊。令焰極盛。置鍋於其上。坐守之。伊獨自尋思。埃黎偶留油商一宿。不意隱藏三十七甕之盜。如此油速沸。則予之計畫不致失墜。而埃氏全家之幸福。亦可保全。因益加火力。少頃。油漸漸沸。未五分鐘。大沸如潮。湧曼大喜。捧鍋去於每甕中。皆注入少許。甕中盜跼蹐。不得輾轉。轉瞬焦灼死。須臾已沃了。如許之盜。俱無復有生望。曼攜空釜回厨。下竊喜目的之已達。

曼作此事。殊有價值。伊一人爲此。不作一聲。亦不驚擾衆人。見盜均死。如無事。然回房閉戶。將前煎油時所生烈火。以水沃熄。僅留少許於爐中。足資埃

黎之肉糜息燈伏暗處靜待欲一見此事之究竟以破宿惑因不即就睡伏窗下由隙間以窺庭中

曼窺伺約十五分鐘盜首醒由牀上起開窗四顧寂無人聲天色沉暗黑如漆乃拾小白石數顆投向甕所在處均中鏗然作小響但無回音亦無起而應其召喚者盜首久俟大不快又擲石二次三次終不應始大驚異思此事何以失誤亟躍下庭中近第一盛盜之甕詢之又不應初以爲熟睡不疑其死及探首甕口鼻觀中忽觸一種之油味極熱而枯焦棘喉中甚猛烈欲嘔試第二三甕亦如是疑不決至末伊見一甕之油已所滿貯者已甚減少推度其故恍然明了知此次圖謀又歸失敗不勝悲憤顧無他法不得已乃踰園與庭交界之牆翻身至草地又踰長短垣數重而逸

曼待良久寂無聲息盜首亦不返料其必已踰垣去因戶間已加鍵二道之

鐵門頗不易出也。曼既得如此之結果，不勝自幸。思衆盜已殲，雖盜魁漏網，然勢孤易制。日後當不能大爲害。心中不覺泰然。徐徐起立，倦而就臥。不少頃已熟睡矣。

日未出，埃黎即起赴浴所。其僕藹代拉隨之。茫然不知昨夜中有非常之事。件出於其家者，蓋當時曼知驚醒，若輩之無用，而或反以僨事。且其時已經營此冒險之事業，亦無時光可失。及危險之事已去，更不必驚擾全家。故埃黎等至此猶在夢中。

浴竟，日已出。埃回至庭中，始詫異此纍纍之甕，何以尙堆積吾庭。彼油商又安往胡爲不驅驟適市以求售，疑不能決。問於曼，曼欲爲之陳說其始末。乃先謂之曰：上帝祐汝及汝全家禍患已去。汝今欲知此事，予當說明。汝第隨予來。毋恐。言次引之至甕旁，令俯首覘之。則一屬目即見有人伏其中，失色。

回首大叫曼曰無妨彼不能爲汝害彼當時潛入本圖不逞然至此則已無能爲彼今者儼然成一死屍矣埃黎不解曰曼綺那汝言何謂汝可速述顛末予甚欲知此奇事曼曰諾可但祈汝勿驚擾并勿驚動鄰衆當思一極秘密之良法以安頓此死屍之問題汝今試再觀其他甕

埃黎依其言則見每甕中皆有人在惟末一甕則否視其甕上之油漬痕其內容已較減少心以爲異時以目視甕復以目視曼嘿不一語若有無限驚愕之情者良久忽自語曰但此油商爲何如人乎曼曰其人誠酷似一商人予今將告汝以實且以何故而爲此但汝欲聞其詳汝可入室予將爲汝取肉糜來食畢再告可也言次埃入室曼爲之取羹至埃舉匕未及食即問曰其事究何如汝速爲予述之

曼如言爲述昨夜之事既且曰此事之起端已非止一日予已早有所見於

三。二。三。日。前。顧。當。時。不。能。確。定。其。爲。汝。害。今。證。以。所。遇。此。事。之。忽。然。來。襲。可。決。言。其。必。爲。林。中。四。十。盜。之。陰。謀。彼。等。之。意。旨。皆。欲。置。汝。於。死。今。三。十。七。人。已。死。餘。二。人。不。知。已。於。何。日。除。去。今。祇。賸。一。人。汝。善。自。防。當。不。足。懼。予。亦。當。盡。予。之。力。資。汝。臂。助。以。保。闔。家。之。安。全。焉。

埃。黎。聞。言。甚。感。動。答。曰。汝。之。恩。沒。世。不。敢。忘。予。之。餘。年。皆。汝。所。賜。予。必。相。報。以。明。予。志。自。今。以。後。予。當。還。汝。自。由。且。將。別。有。以。酬。汝。天。誘。汝。衷。救。予。於。難。脫。此。危。險。之。關。吾。望。上。帝。助。汝。驅。逐。禍。害。反。殃。其。身。則。予。等。當。可。終。免。其。殘。害。矣。但。予。等。今。須。用。何。法。以。埋。此。尸。體。乎。吾。思。此。事。最。爲。緊。要。顧。何。人。能。勝。其。任。無。已。則。惟。吾。與。藹。代。拉。耳。

埃。黎。之。園。甚。長。而。濶。滿。栽。以。大。木。伊。等。主。僕。乃。合。力。於。樹。林。中。掘。一。深。坎。長。廣。深。淺。足。容。如。許。尸。身。之。放。入。其。地。土。鬆。且。軟。不。久。坎。已。掘。成。即。將。盜。尸。自。

囊中取出解下其所帶之兵器將尸放入坑內少頃三十七箇焦爛之尸一入坑加上築好將地面平治如常令無破綻又將衆囊及器械一一藏置而騾無所用且無處可容匿於是埃黎乃命僕將十九頭之騾分數次驅入市鬻之。

盜首當日既出險即逸入林中將近舊穴覺一種陰森悽慘之氣竦人毛髮回想所遇之惡境不覺悲從中來入穴獨坐形影相弔失聲大慟曰予之勇士予同患難之勇士今乃何往予失汝等之助將何以成予事以汝等之勇猛乃丁於厄運竟併命於俄頃是誠爲無價值雖然勇士不忘在溝壑君等爲一羣之公益執兵而死復何恨顧此後予欲再求一良伴如君等者何可得乎如是則此復仇之事殆祇予一人任之矣心中默自思索良久計畫已定倦極曲肱少睡過此殘餘之半夜甚速

次日天微明盜首即起照所定之計畫而行微服入城僦居一旅館中自思昨宵之事未知究竟如何因詭辭向店主主人詢以近處有無新聞彼所對則與此事並無涉心甚異之思埃黎處事何機密乃爾蓋彼不欲人知其隱殆亦知此危險之事於彼生命有關係也以是知其防守必甚嚴密急切必不能下手因耐心靜守探埃黎之舉動以便進退行事

盜住數日後以種種秘密方法或明或暗或朝或暮駕一馬自穴中搬運許多美好之織物如錦繡布帛之類至旅店中而轉售之於一商店久之漸相稔熟其店之主人即埃黎之子襲慨星之遺產者年少好交游盜時已變姓名爲苛琪亞 *Costa* 僞爲誠恪待商人禮數甚恭一似後進之敬前輩以是埃之子甚喜之屢相過從遂締交爲忘年友盜初不知其爲埃子及後埃黎來三四日輒至店一視其子以爲常盜見之起一大注意俟其去後潛詢之

人始知即店主人之父心竊喜思設計餌之乃時邀埃子宴其寓設筵備極豐美款待之維至

埃之子屬次受苛（即盜首假名）厚待思不可不一報之而其寓所又極湫隘因歸家以情告埃黎思享之於家以酬苛之厚誼埃許可且曰明日爲禮拜五汝可閉店於午後偕苛君出遊不須告以此意祇引之至此過門外時即延之入似較常例之請客少便利且不迂拘汝且往予當於爾時令曼綺那預備晚餐以俟其至也

其子如言至明日下午約苛同出至各處少一游覽及歸時於無意中故引之至埃黎所住之街及至門首即止而叩戶謂苛曰此吾父家中可入少憩且請君在此晚餐予屢次受君之惠今日聊以相答望勿却也

盜聞此思時機已至不勝暗喜顧欲掩飾僞爲謙遜不欲入惟時埃之僕已

出啓戶以俟埃子以手挽苛臂牽之強入埃自內出降階相迓歡迎備至且謝厚待其子之惠苛以禮相接就坐即互相談笑甚洽少頃苛忽起立告辭埃急止之曰苛君君欲何往予甚願君且少住飯後歸去未晏乞君嘉納予意如君必欲堅執此義是殆以茅屋草具不足以辱高賢也

苛曰否君之盛意予已敬領君何謙遜乃爾予之欲去非由於此但予自有予之隱情以致重負君意望君恕予

埃曰苛君但君之隱情可得聞乎苛曰予有癖生平雅不願食鹽味之食品埃曰君之言盡此乎若別無他故則事易辦就食品而論其中麩麩一物(即麵包)各處皆無以鹽製者其他肉腊及肴品則予當爲君囑庖人令勿加鹽料君幸少待予即往一視也言已至中厨語曼綺那令備肉脯及他肴三四碟皆勿入鹽

曼此時正調理肴饌聞此新奇之命令心滋不服乃向埃黎問曰誰！不食鹽者此乖戾之人！吾思汝之宴若令予治之必將不佳不足以娛佳賓埃急曰汝勿爾彼乃良善之人癖如是耳汝但作勿違予意

曼如言而心甚奇異思一見此怪人不久料理已畢藹代拉來安置几案曼助之運食品至食堂見苛貌心中忽驟悟彼殆即前此之盜魁今雖改裝而真相終不能掩又加意偵察則見其上衣中隱約藏一短劍渠自思曰不食鹽者乃此惡徒乎吾可無疑矣彼爲埃黎之仇今日之來必將肆其毒害然予必當阻之於成事之先決不使此殘賊得志也

晚餐既備藹代拉又往整治果品曼於此時間獨自措置一功以備實行此冒險之事業少頃藹來告果實已備曼乃往撤筵席排列酒果設一小几於埃黎之傍置酒杯三盞於上即偕藹俱去餘埃氏父子與其客對坐一室中

靜飲一瓶之啤酒

苛琪亞觀此心潛喜自思報復之好機會已至埃黎之生命已不啻在其囊中乃竊計曰吾爲此事必先令此二人痛飲使之酩酊大醉我乃剗刃於埃黎之胸而無人得以阻我其時庖人及其奴僕或正就食或已熟睡我即乘其不知仿前次踰垣出計甚得

曼既出食堂即回室僞裝如一舞女狀首帶華美之冠腰束鍍銀帶一銳利小匕首插其上面蒙以美麗之假面裝束既畢乃命藹代拉曰取汝小鼓予等當入一舞蹈以樂佳客渠乃幼主之友汝從予來當爲之演奏一奇劇焉

藹從之持小鼓隨曼入和容下聲請於埃黎一演其技埃曰善汝等且試演予將請苛君一評高下言已又回向苛曰深夜寂飲無以爲歡令奴輩舞蹈

一○回○以○破○岑○寂○君○勿○疑○予○宴○君○多○耗○費○蓋○彼○等○皆○予○之○家○人○一○女○奴○一○庖○人○
即○君○日○中○所○見○者○也○

苛○雖○雅○不○願○意○於○此○宴○會○間○突○添○兩○人○顧○亦○無○可○推○辭○不○得○已○允○之○於○時○主○
客○無○言○藹○榻○小○鼓○鞞○鞞○作○細○響○唱○古○曲○其○音○節○與○曼○之○舞○蹈○恰○合○起○落○上○下○
靡○不○應○節○歌○舞○數○回○曼○忽○又○變○一○種○舞○法○自○腰○間○挈○小○七○首○執○之○而○舞○其○盤○
旋○甚○輕○捷○其○踴○躍○甚○高○引○刀○四○刺○或○收○或○縱○飄○忽○迅○速○寒○光○森○森○逼○人○

既○而○急○霍○然○止○取○藹○所○持○小○鼓○左○手○執○鼓○右○手○執○双○徑○至○座○前○以○鼓○之○反○面○
空○隙○引○向○埃○黎○常○例○舞○女○每○舞○畢○輒○如○此○以○收○觀○者○之○酬○賞○故○曼○仿○爲○之○埃○
乃○取○金○一○片○投○入○鼓○中○曼○即○去○而○向○埃○之○子○復○如○前○至○終○至○苛○前○苛○見○此○狀○
思○亦○酬○之○以○金○乃○解○胸○前○衣○袋○方○以○手○探○入○曼○忽○揉○進○左○手○持○七○首○直○搵○其○
胸○深○入○數○寸○刃○出○鮮○血○潺○潺○隨○刃○流○溢○灑○地○毡○上○作○胭脂○色○

埃與其子見此戰慄失色。埃大呼曰：殺人賊！汝何爲如此？汝滅吾家矣。曼從容拭刃答曰：予何爲乎？予之所爲福汝家，非禍汝家也。汝試觀此言時，啓苛之上衣出劍一柄，指之曰：汝良友，乃潛藏此凶器。汝如細觀其貌，與前此之油商無二。且其舉動多可疑。吾一見即疑其爲盜之魁。今乃除患，盡汝可高枕而臥矣。

埃聞言始恍然悟。此次生命復爲曼所救，不覺感甚，呼曰：曼綺那，汝於予恩亦厚矣。予前云將報汝惠，今時機至矣。予即許汝以自由，且將以汝爲吾子婦。曼夷然曰：除患吾分也，吾不敢邀非分之福。且予自行心之所安，富家婦何足算。吾勿願也。卒不許。

埃乃埋盜尸，顧心終惴惴懼有伏莽，未盡待數月無事，心漸定。思一探林中踪跡，乘馬而往。將至洞門，則見榛菅塞路，無人馬行跡久矣。大喜，直造岩下。

呼門而入。又滿載歸。自此埃以此處爲外府時取用之。不憂匱乏。家道日以長前。此破屋賣薪之子。今儼然面團團作富家翁矣。

曼綺那其後不知所終。

乙巳五月初版

女子世界版權

譯述者

萍雲女士

潤辭者

初我

發行者

上海棋盤街
女子世界社

印刷所

日本東京淺草黑舟町廿八番地
東京並木活版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小說林

分售處

海上各書店

(俠女奴)

定價二角



87

CC 41410